



坤成女中高師班第七屆  
畢業生和老師合影，前  
排左三是邢廣生。

朱桂蓉（第二排藍  
衣者）在“兩代老師  
的真情對話”講座會  
上，和眾同學一起向  
邢廣生鞠躬。

講座會上，  
學生拉着邢廣  
生的手殷殷切  
切地說話。



# 陸庭諭

1952年雪蘭莪州立學校第三屆高師班畢業，教總前副主席

# 先生的一輩子 的恩惠銘記



坤成女中高師第七屆畢業全體學生與教師合攝 1.11.56.

陸庭諭說：生我者父母，教養我的是老師，這句話說得真摯，也說得萬分感觸。

直到今天，85岁的陆庭谕还是称邢广生为“先生”而非“老师”，他解释说，《辞渊》对“先生”的解释是“师长”的称呼和一般的尊称，在高师时期，学生对老师都是称“先生”，所以他也直称“邢广生先生”到今天。

在“两代老师的真情对话”讲座会上，这位华教元老也当众向邢广生鞠躬敬礼——眉毛霜白的长者，穿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白衣黑裤，走到老师面对，双手垂在身旁，郑重把头低下，向90岁的老师弯身行礼，情景令人动容。

“这个礼，是对老师的敬礼。”陆老的声音一贯的铿锵有力，神色肃穆。

他说，生我者父母，教养我的是老师，这句话说得真挚，也说得万分感触。1951年，麻坡中化学校初中毕业的他到了吉隆坡，到州立学校报读高师班，“因为是免费的。”他坦率直言。1950年代，为阻隔马共势力，英殖民地政府强迫华人离开家园，搬到新村。陆庭谕一家也难逃噩运，“爸爸被扣留在哥打丁宜集中营，妈妈和孩子被逼迁到新成立的村子，说是新村，其实是划地为牢，没有房子，就自己用锌板和亚答盖房子，自己挖井、挖粪坑。到处都是枪声，生活很凄惨。”

学生的不幸遭遇，邢广生看在眼里，也放在心里，有一天，她送了一罐美禄给陆庭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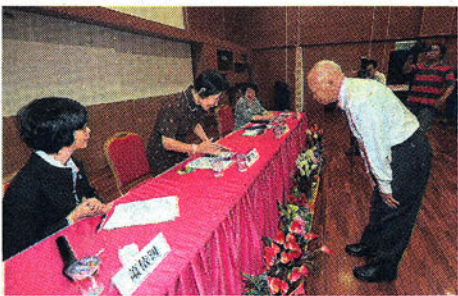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非常感激。”一甲子后，说起当年恩师的恩惠，陆庭谕难掩激动，简短一声感激，声音却微微颤抖。

之后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父亲被扣留怕了，有点冲动，想要叶落归根，带全家人一起回去。邢老师知道了，特别带我去见她的家翁辛厚慈，辛老先生是党国元老，也在主持中国报，他帮忙找来当时吉隆坡著名的欧阳大律师帮忙协调。父亲坚持要回去，母亲坚决反对，她说，在这里至少有3英亩橡胶园，中国那里没有田地，冷就冷死，歉收就准饿死。后来，父亲答应自己一个人走，橡胶园的地契则转到母亲名下。”

“从了解情况，到送美禄，到最后找了辛厚慈和欧阳大律师帮忙调解家事，都是邢老师的关怀。”一口气叙述完往事，陆老顿了一顿，弯身垂首，向身旁的邢广生连续说了3声“感谢”。

经师不易得，人事更难求，在陆庭谕心目中，“邢老师不止教学有方，她的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学生的榜样。”

高师毕业后，陆庭谕成了老师，1965年挑起教总副主席职位，为华文教育奋斗大半生，今天还是壮心不已。众多学生当中，陆庭谕是其中一位叫邢广生深深引以为荣，却又时时感觉心疼的学生。她如是说道：“像王超群（教总主席）、汤利波（高师代表）和陆庭谕，他们都是冲锋陷阵的人，做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，陆庭谕为了华教斗争，退休金不保，遍体鳞伤，常叫我心疼啊。”



中心总编辑萧依翎。  
鞠躬行敬礼，左为祝福文化  
对话”讲座会上，向邢广生  
陆庭谕在“两代老师的真情

